

「中國崛起」對中美新關係之發展

著者／龐國強

海官校正84年班、海院指參98年班
中山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
現任聯勤第一支援指揮部少校後參官

「中國崛起」議題近來已成為全球討論的焦點，故本文旨在探討此一崛起事實對中美關係發展之影響解析。首先，就理論基礎加以探討中國和平崛起與發展態勢；其次，從戰略安全、外交、經濟及政治等議題，探討美國如何與中國合作及競爭；最後，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能源需求日益擴大，然中國在中亞的能源策略，卻深受地緣政治影響，中、美、俄在中亞的戰略三角關係，勢將影響中國在中亞的能源佈局。但整體而言，中美關係仍展現出建設性合作發展，且中國已逐漸展現出於國際政治舞台的實力與高度靈活性。

壹、前言

中國自1978年鄧小平實行一連串的經濟制度改革，基本上已經捨棄以往一味地追求平等，改為重視經營績效與加速經濟發展，以「改革」和「開放」做為推動的兩大主軸，發展中國經濟的新歷史期，中國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逐漸吸引舉世矚目，國家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然隨著中國國勢日增，崛起態勢明顯，經濟發展亦成為重心，並於2003年11月3日博鰲論上，中共中央黨校原常務副校長鄭必堅銜命以「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為題講演，首次提出「中國和平崛起」概念，強調中國發展係以不稱

霸、不靠軍事對抗方式，而採雙贏之和平策略；中國和平崛起，能對亞洲周邊國家繁榮與穩定發揮有益作用，亦不會造成周邊國家的威脅。

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乃對此均十分關注，對於中國「崛起」後是否會形成威脅或對全球局勢會造成何種轉變？中外學者均看法不一，且至今形成普遍可接受的共識；但學界對「中國崛起」概念的見解，主要依循經濟成長與軍力發展的數據比較、領導人的政策邏輯與外交政策之解析以及學理觀點的辯論與修正等三方面來做研析與解讀。整體而言，中國在後冷戰時期明顯不再採取擴張性姿態，而採取合作態度積極參與區域組

世界地圖



織，但值得注意地是，當中國謹慎地尋求成為具有主導區域性強權時¹，美國如何看待此一發展與因應呢？

貳、「中國崛起」之理論回顧與分析

學界在探討中國崛起概念之議題，主要依循三種途徑做分析與討論。

一、經濟成長與軍力發展的數據比較

探討此議題，隱含許多混雜與想像的空間，容易聯想到的是霸權興衰的過程，也就是國力 (National Power) 對比出現急遽的變化；然國力的概念，經由許多指標綜合而成。據美國智庫蘭德 (Rand) 公司新發展的國力評估指標，共分三類：國家資源、國家表現與軍事能力²；一般探討中國崛起的論據偏重於國家資源類，特別是以經濟發展的指標為主。如歷史學者甘迺迪 (Paul Kennedy) 指出：「強國力量對比，並

非固定不變，隨經濟與科技的進步，承平時
期，一些國家興起為強國，另些強國則因過
度延伸，經濟力日漸式微，而轉趨衰落。強
國以其經濟優勢，繼之以軍事手段挑戰霸
權，獲得成功後再以軍事力量維繫其地位」³
。因此，國力綜合研究實際上可視為經濟、
軍事與政治領域實力的綜合評估，但忽略21
世紀技術創新究竟掌握在哪些國家手裡？

若根據經濟數據評估原則，中國外匯存底
在2008年底達一點九兆世界第一，比第二大
國日本多出百分之五十，是歐洲聯盟全體持
有額的三倍；如此龐大的外匯存底，是否明
智姑且不論，但絕對是中國面臨震盪或危機
時，擁有無與倫比的復原能力之指標。

若從軍事實力觀察，隨著經濟高度成長，
中國軍事能力同時獲得了改善，逐漸從陸權
國家，走向海洋國家。建軍思想從小米加步
槍走向科技戰爭；太空科技方面的成就也引
人注目，不僅發射載人的太空船，且預備設
立太空站。美國常批評中國國防預算不斷增
長，不夠透明；按照美國說法，中國官方公

布國防預算約三百億美元，大概只有實際金
額的三分之一。1992年以來，中國國防預算
平均支出，每年增長10%以上。目前中國國防
支出約為美國的九分之一，卻居世界第二；
北京否認公布之國防預算不實，惟西方關注
地是，中國經濟實力擴大，將有力投入更多
軍事經費，因而改變區域軍事平衡。

1980 年代以來，中國經濟起飛，並未透過
戰爭手段，更未過度投資軍備發展；儘管美
國對北京公布的國防預算，多有存疑，甚而
懷疑其實際支出超過公布數字數倍之多⁴。
可是，至今中國沒有一艘航空母艦，以現代
科技水準而言，中國軍備仍遠落後於主要強
國，遑論挑戰美國在東亞地位；另美國國家
情報副首長海登 (Michael Hayden) 表示：
「中國似乎有意成為一個超級強權，但它不
一定會使用其軍事力量」。

綜合以上因素，中國現是全球最大國、成
長最快速的主要經濟體、最大製造國、最大
存款國及第二大軍費國，但在軍事力量上，
整體水準與西方仍有相當落差，這都是在評

估中國經濟與軍事上，所必須指出的潛在問題。

二、領導人的政策邏輯與外交政策之解析

胡錦濤掌政後，對外關係仍堅持「繼續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爭取較長時期的良好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所以，自1978年起以經濟為核心的基本政策，未因領導人更替，而產生變化。胡錦濤時期，對外關係較為突出的是積極回應有關中國興起的國際效應。

2003年11月3日中共智囊鄭必堅在「博鰲亞洲論壇」發表〈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開啟和平崛起的論述；他文中承認中國在興起的過程，惟強調不會走從前大國崛起的老路，不會「走了一條依據發動侵略戰爭打破原有國際體系，實行對外擴張以爭奪霸權的道路」；中國會下定決心，「奮力崛起，而且是和平的崛起」。他的演講不是個人想法，代表了北京對外關係想要突出的部分。隨後總理溫家寶、國家主席胡錦濤

相繼提及和平崛起觀念；2003年12月胡錦濤在紀念毛澤東誕辰時表示：「就要堅持走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⁵；之前不久，溫家寶在哈佛大學演講時說：「當今世界的潮流是要和平、要發展，中國的發展正面臨非常難得的戰略機遇期。我們已下定決心，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和穩定的國內環境，集中精力發展自己，又以自己的發展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⁶。

從北京領導人講話看出，第一、不再迴避中國崛起的話題，「韜光養晦」階段已經過去；第二、強調中國崛起與其他強權崛起不同，手段與過程是和平的。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曹剛川曾表示：「中國是以和平的手段完成崛起；中國不走西方大國國力上升後向外擴張的老路，把發展的基本立足點放在國內，對外則以合作方式獲取雙贏」⁷。換句話說，從和平發展到和平崛起不是北京國家戰略的改變，是為其國力上升對世界造成的影響，作出政策宣示，提出有利於己的辯護。

三、美國學界之爭論

根據現實主義 (realism) 的說法，國家的權力競爭是一種「零和遊戲」(zero-sum game)，中國的持續壯大代表的是它對美國影響力的相對擠壓與削弱。美國若欲維持其既有地位，便須謀求抑制中國崛起所造成的結構性挑戰，最可行的方法是採用競爭與對抗策略對付中國，一如過去對抗蘇聯的成功經驗：圍堵 (containment) 策略。

然而，自由主義 (liberalism) 的觀點則認為，國際間的相互依賴與互惠效應，應透過國際交易來達成互利互惠，合作才是全球化時代各國互動的主要手段⁸。美國在中國及亞洲地區有重要利益，確保這些利益穩定才能維繫美國霸權的穩定；因此交往合作 (engagement) 才是正確做法。

理論上，這兩種論點各有根據，而事實上，美國政府的短期對中政策表現也確實是時而「圍堵」時而「交往」，其競合無常總引發無數爭論⁹。然而，若將時程拉長來看，整個90年代中，我們不難發現美中關係整體上呈現一種「和平、合作」多於「對抗、圍堵」的現象，而後者也沒有出現過去美蘇那般高張力的對立發展¹⁰。所以我們知道，美中關係其實是一種同時交雜著合作與對抗兩大特徵的複雜事實，唯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各

自做出不同角度的理解，因此我們顯然很難在「交往」與「圍堵」二者間作出一個單純的選擇。

現實主義預期美中衝突、自由主義預期美中合作，兩者間的衝突矛盾必須取得一個可協調整合的最終解釋。於是，近年來出現另一種折衷的理論說法：「圍和 (congagement) 策略」，既交往又圍堵。一方面美國在經濟事務上與中國合作，尋求中國在限武與不擴散等方面提供協助；另一方面，美國維繫它與日、韓的軍事同盟、限制對中國的軍事科技出口，以「分散投資、降低風險」避免孤注一擲¹¹。

參、中美之建設性合作關係

1991年以來，隨著蘇聯崩潰、國際兩極體系瓦解，後冷戰時期的美國成為全球唯一的「孤寂超強」(lonely superpower)¹²，其「硬實力」與「軟實力」的影響力已推至全球各角落。特別是在全球化時代，不論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美國均深刻牽連於全球命運共同體中；維持既有權力優勢與領導地位，是美國今日的核心利益與規劃國際政策的首要目標；任何可能影響其既有地位的新興挑戰，都是美國必須全力應對的焦點。新世紀中國在亞洲的崛起，正是這樣一個顯著的焦點；但對美國來說，不論權力

集中、攻擊能力，中國都遠不敵美國，最重要的是，雙方毫無地理鄰近性可言；且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宣示與作為，亦不至如北韓、伊朗般的攻擊姿態。以上，在找不到確切有力的「中國威脅」證據下，美國很難有充足的動機，與中國走上冷戰時期的對立。

然從國家行為客觀環境條件上，中美兩國的政策行為事實是否確實合作多於對立，便是關鍵。故本文先以小布希政府對中國政策之表現作一探討，最後再分析歐巴馬就任後，中美關係未來可能之戰略思考方向作一研析。

我們以「911事件」區分前後兩期以利更清晰的比對觀察。前期方面，小布希政府的「鷹派」形象¹³，在當選之初如預料其中國政策會有別於柯林頓政府。然而事實是，小布希就任後開始採取觀望態度、釋放善意訊息，希望與中國保持友好狀態¹⁴；但隨後於2001年4月爆發了「海南島軍機擦撞事件」，為此美國國防部長一度終止與中國軍方所有的接觸。不過於該年下半年局面便開始回轉，尤其於同年6月國安顧問萊斯（Condoleezza Rice）報告：「努力與中國建立建設性關係」；布希改口：「支持一個中國政策，臺灣不應該獨立」；7月鮑爾訪中時表示「不再使用戰略競爭者」形容中國，改以「建設性合作關係」態度¹⁵。

「911事件」的爆發讓美國的「反恐」議題成為凌駕一切議題的新挑戰，包括「中國威脅」在內，為此，美方更需要中國的合作；正如國務卿鮑爾所說的「中國在那個地區（指中東）有影響力，…致力於尋求雙方可以合作的一切方式」¹⁶。確實，北京給予的支持，讓美國對接下來的決策安心不少¹⁷。同年10月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小布希提到，「美國和中國在共同抗擊恐怖主義時能取得很多成果，…我們歡迎並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我保證，我們將始終本著相互尊重的精神解決我們的分歧。我們尋求一種坦誠、有建設性和合作性的關係」¹⁸。

2003年3月，美發動「美伊戰爭」、5月北韓宣布退出「兩韓非核化宣言」。如小布希10月在曼谷亞太經合會重申「我們的一個中國的政策，三個公報基礎、〈臺灣關係法〉以及我們不支持臺灣走向獨立的立場沒有改變。美國將與韓國、中國、日本及俄羅斯進行磋商，在六方會談的框架下尋求為北韓提供安全保證的途徑」。2004年後的發展仍大體延續如此。

就當前國際局勢分析，美國與中國，一個是現存的超級強權，另一是崛起中的大國，從發展與安全戰略而言，中國必須有美國支持，美國的亞太及至全球戰略亦需爭取中國的合作。然而，半個世紀以來，中美關係經

歷「對立」、「聯合」、「既合作又鬥爭」、「發展合作、不搞對抗」等階段，不管歷程如何，中國深知，在爾後相當長的時間裡，美國仍然是中國對外關係中最重要、最密切的交往對象，中美關係亦攸關中國發展走向，故「合作而不對抗」是中國對美戰略的最大利基與主要思考點。

溫家寶2008年訪美期間，於9月23日發表《繼往開來，共創美中關係更加美好的明天》演講提及「不管誰出任美國下屆總統，中國都希望與美國保持和發展建設性合作關係。同時，我們堅信，無論誰入主白宮，中美關係都要向前發展，歷史的潮流不會逆轉」。對此，溫家寶補充說明，對中美關係樂觀主要是基於以下幾個看法：1、中美兩國從未像今天這樣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2、中美社會制度、發展水平和歷史文化不同，兩國在一些問題上存在分歧，這並不是什麼可怕的事情。只要雙方堅持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開展平等對話協商，就能夠逐步消除疑慮，加深互信；3、中美兩個民族都具有海納百川、好學求新的品質；4、中國的發展不會損害任何人，也不會威脅任何人。

2008年11月8日，胡錦濤祝賀歐巴馬當選，並對其在競選期間強調中美關係的重要性，主張中美加強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共享全球發展機遇表示讚賞。胡錦濤說，在

新的歷史時期，中方願與美方保持兩國高層和各級別交往，繼續開展戰略對話，擴大各領域交流合作，加強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溝通協調，相互尊重和照顧關切彼此，「妥善處理兩國間的敏感問題，特別是台灣問題」，把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推上更高水準。

歐巴馬表示，美方希望和中方加強在安全、氣候變化、地區熱點等問題上的磋商和協調；推動共同解決當前金融危機，加強雙邊緊密合作。更指出，「單單力量本身不足以讓我們自保，也不能讓我們為所欲為。相反地，力量因為謹慎使用而增強」。這與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任命聽證會上所提到的「明智的力量」如同一轍。美國硬實力在全球金融危機遭受重大折損，而單靠軟實力無法解決所有問題。明智的力量乃是硬實力與軟實力的結合。「軟實力（Soft Power）」由奈伊教授提出，主要包括文化、價值及政策透過吸引力，而非強迫手段以取得屬意成果的能力。而「硬實力（Hard Power）」是一國利用其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威脅、強迫或收買其他國家的能力。

在兩國經貿部分，中國的不斷成長使它需要美國提供科技、資金及市場；而美國則需要中國龐大的市場與廉價勞力，兩國彼此需要對方，雙方的經貿合作是互利的。在2006

年進出口貿易結構的統計數據中，美國以2035億美元排名中國對外第一大出口國，並以592 億美元居第二大進口國，兩項總額每年均以超過20%以上的成長持續上升¹⁹；而在美國的對外進出口結構中，中國同樣以347億美元位居出口第五位，與1967億美元位居第二大進口國，同樣名列前茅²⁰。2009年2月中旬，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北京訪問時就勸中國繼續增持美債，稱這將有助振興美國經濟，從而增加美國對中國貨品的進口需求，並引用中國成語「同舟共濟」形容中美目前的關係，更期望聯手對抗全球經濟衰退、氣候變遷及核擴散等問題。希拉蕊結束訪問後不久，中美於2月底恢復了因軍售台灣而遭凍結數月的雙邊軍事磋商，雙方關係看來有回春跡象。至目前為止，中國至少已持有美國公債7400億美元。

其次在此次金融風暴上，已削弱美國在全球影響力，中國於本次G20 高峰會前由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撰寫《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一文，建議創造與主權國家貨幣脫鉤，並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儲備貨幣，才能免生內在缺陷的國際儲蓄貨幣，藉此促使國際貨幣體系走向多元化。另透過捐資 國際貨幣基金會（IMF）400億美元，以爭取更多在國際金融監管上之發言權、參與權、定價權和表決權，克服經濟全球化下欠缺全球

金融監管機構的缺陷，爭取自身最大利益，亦是中國打破美國對國際貨幣體系的壟斷、參與並積極主導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最佳時機。

可以預期，歐巴馬將延續布希政府推動「中美戰略經濟對話」（SED），對於布希政府而言，SED反映美國對中國經貿外交的策略變化，已經從貿易領域轉向金融領域；從單純的對中國貿易逆差問題轉向擴大美國對中國的市場進入問題，並且希望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從儲蓄型發展模式轉變為消費型發展模式，顯示中美間的經貿關係中，不僅處理貿易摩擦，更關切經濟發展與結構問題，強調「共同發展」的戰略性關係。

除金融合作外，歐巴馬指稱中國對美國貿易的巨大順差與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有直接關係。要求中國必須改變其政策（包括匯率政策），以便減少對出口的依賴，更多依靠國內本土需求的增長。特別是伴隨美國金融風暴，美元走勢及投資者信心將受到嚴重影響，可能會使美元再次貶值，人民幣將面臨新的、更大的升值壓力，對中國匯率政策是一個新的挑戰。

此外，歐巴馬倡導的「公平貿易」，帶有貿易保護色。歐巴馬把中國看作是全球經濟的重要參與者，並且認為兩國的貿易關係嚴

重失衡。歐巴馬認為中國必須增加進口與更加嚴厲打擊對美國知識產權的侵犯，並傾向於利用WTO法規和美國國內法律對中國施壓，將會更加積極地監測中國入世協定的執行情況。

不過在傳統軍事安全上，中美間存在著利益矛盾。美國國防部〈2007年度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力量報告〉強調：「在中國領導人為自己國家採取今後戰略航向問題上，包括在中國不斷擴充的軍事力量以及如何動用這支力量等領域，都有很大的不確定性」²¹。可見，美國明顯地將中國作為軍事安全的防範對象。但雙方在非傳統安全領域中互利的層面愈來愈多，歐巴馬也宣稱，將與中國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加強互動與合作。

目前美國與中國建構4個機制：1、國家領導人會晤機制；2、戰略經濟對話機制。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是中美之間一個非常重要的對話與合作機制，這個戰略經濟對話的目的在於處理兩國經貿合作中戰略性、長遠性和宏觀性的問題。目前雙方已進行5輪對話，第6輪的對話將在今夏舉行；3、政治上的戰略對話機制。基本上，中國是透過外交部，美國是透過國務院來進行政治戰略對話；4、建立軍事熱線機制。由於軍售問題，中國暫時中止與美國既定的軍事交流，但這項機制並未因而中止，顯見中國仍然希望維持與美國的

溝通管道。

基本上，這4項機制起了穩定雙方關係的重大作用，所以我們認為目前的中美關係是雙方交流史上最好的時期；但近日美國針對東南亞國協與中國敲定〈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實施準則雖大表歡迎，不過，美國務卿希拉蕊在印尼舉行之東南亞國協（ASEAN）區域安全論壇中提醒各國，美國在南海的「戰略利益」，同時警告近來南海的衝突事件對區域和平與航道自由通行是一大威脅。她呼籲各國不應以武力解決問題，而是遵守簽訂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實施準則，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

整體而言，美國政府的中國政策，在經濟與文化等層面上與中國密切接觸，並促使其融入美國主導下的國際體系；但同時也在軍事與國際政治方面持續觀察，以防堵中國崛起可能挑戰美國優勢與地位的可能性。

綜觀前述討論得知，全球化下的和平發展已成為世界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正如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班寧、蓋瑞特認為：「不像前蘇聯及其盟國，當今所有主要強國為了它們的繁榮與安全，都依賴美國領導下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存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都需要美國；美國也需要發展同它們的關係（特別是同像中國這樣龐大且在經濟上越來

越重要的國家關係），以幫助維持美國的繁榮與安全；大國之間的戰爭幾乎是不可想像的」²²。

中美發展建設性合作關係，對兩國來說都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雙方歷史發展和促進自身政治、經濟、安全利益的客觀需要，反映了時代進步和世界和平與發展潮流的必然要求，具有持續和基本穩定特質。儘管兩國還存在結構性矛盾，在不少問題上還會產生摩擦，但總體來看，兩國不會發生全局性對抗，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將繼續在曲折中向前推進，期望走向和平和諧的合作關係。

肆、對我之影響與因應對策

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也就是說，任何國家若採取軍事武力強迫去壓制別人，不可能讓別人心悅誠服，他們只是力量不夠而已，否則必然誓死反抗；若運用仁德或軟實力去使別人自願歸順的話，他們就會心悅誠服地追隨你。孟子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中共若抱持「本是同根

生」，堅持採軟實力之兩岸關係路線，「擱置爭議、共同雙贏」原則，共同創造條件，實現關係正常化；未來等時機成熟必然達到「中心悅而誠服」與「人和」境界。

發起及參與兩次世界大戰之歐洲國家，彼此間的仇恨與不滿必然深鎖內心，永遠無法抹滅，但他們的政法領袖竟然可以化解仇恨、異中求同，建立歐洲共同市場，其成就令人敬佩與刮目相看；而兩岸同文同種，千年征戰不止數萬回，但回首一望不也有一段值得警惕的歷史嗎？沒有理由兩岸不朝向共榮的方向發展；兩岸關係越緊密、經濟越熱絡、交往越密切、彼此瞭解越深刻、「擦槍走火」之軍事衝突就愈低、共創雙贏繁榮的未來愈可行。唯有兩岸軍事與外交休兵、給中華民國適當的國際空間，持續加強經濟繁榮與歷史文化交流，才是兩岸人民所樂見的。

當然，不可否認的中共軟實力展現，對國軍而言，確有另一解讀之必要，也應抱持最壞狀況下之思維模式，持續有效的建軍備戰與心理教育，國軍除戰力維持最佳狀態外，更應結合政府力量，將我國之政治民主、新聞自由、行政運作等軟實力之透明化，有計畫、有目標的深植大陸人民心中，建立「和平、互信、雙贏」之基石，消除戰事於無形。

再者，因應未來作戰需求，強化戰爭法人才的培育；由於我國具有戰略素養、富有國際政治與戰爭法律知識的軍事專業人才不足，無法因應法律戰需要。所以，未來應鼓勵民間與軍事院校培育國際政治及法律相關人才培育，以解決中共發動武力侵犯行動所牽涉國際法與戰爭法的問題，透過通盤及深入研究，提出明確法律見解，端正民眾視聽；此外面對中共以國際法為基礎，企圖強化出兵行動合法性所做混淆視聽的扭曲論述，我更需要法學專才提出有效的理論反制，避免全民及國軍信念受到影響。

最後，精進心理作戰教育，深化心理戰能力與功能；面對共軍積極發展心理戰，除培訓心理戰軍官至部隊服務外，更頒布不同作戰情況下心理教材，以因應作戰需求，為有

效克制此作為我國應深化國軍心戰專業部隊的能力與功能，藉由高科技作業平台，整合相關部隊資源及功能，以強化心理戰之戰略決策與計畫作為，此外，更要針對中共目前心理戰的戰與科技運用，了解其強點及弱點，研擬有效反制的對策，不斷在演訓中實際驗證，以提升心理戰之能力與功能。

伍、結論

冷戰結束以來，中美關係更趨複雜化；現居世界獨霸地位的美國，遇上新興崛起急欲一展抱負的中國，兩強的接觸碰撞出無數競和的現象與爭論。如從社會心理學角度，人類觀察外界係透過框架篩選資訊；而面對中國國力上升，美國觀察的視線侷限於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框架上，忽略中國在大規模

南中國海



與世界接軌前，已有一套新觀念，並藉此指導中國對外關係。如不能掌握北京領導階層的思維方式，也將無法真正理解與掌握中國崛起對世界可能的影響。

美國目前安全戰略的重點是打擊恐怖主義，和防止與之密切相關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故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將中國看成是「利益攸關方」，除了在反恐防擴、地區安全等事務上需要中國的合作外，在經濟上更需要中國的協助與合作，而且兩國經濟利益已經深度捆綁，誰也離不開誰，利益相攸關，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但在國際政治上，雙方則為和平較量的對手，中國曾明確提出，在發展同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之間的關係時，要「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對彼此之間的分歧，要堅持對話，不搞對抗」。然而美國在對外政策中一直未超越意識形態因素，而且還將推廣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作為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並且將之貫徹到對華政策中。

從中可研判，中美關係將以合作而非對抗為主，因為兩國需要合作處理全球金融危機，也需要在區域角色上展現更多的互動。中國對歐巴馬政府將持續觀望，並希望早日建立穩定的關係，同時將金融風暴對中國所造成的傷害降到最低，繼續維持中國的成長；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持續，將是最

重要的指標；另兩國軍事交流可望在歐巴馬政府的積極對話下而恢復。

美國在中亞的地緣政治目的，係協助中亞國家在發展石油天然氣工業之際，能擺脫俄羅斯的控制，並拉攏渠等的政治立場傾向西方國家。美國相當重視氣管線的走向，不願出現由單一國家壟斷石油管線走向的局面²³，試圖透過油管的建造，獲得能源安全的戰略利益，更期望擴大美國在中亞地區的政治、軍事與經濟影響力²⁴。然近年來，中國亦積極參與中亞的能源開發，成為繼俄、美之外，另一在中亞積極運作的國家。中國對中亞的石油外交策略，勢必影響中亞的能源賽局；隨著能源競逐的加劇，中俄的潛在矛盾將會更為凸顯。

另外，中國所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其發展趨勢亦為美國關注的焦點。近年來，上海合作組織已成為中美不對稱競爭的場域；華盛頓擔憂此機制，將成為中國力量投射到中亞的載具。畢竟，上海合作組織是唯一美國未直接參與的區域安全組織²⁵。

除了中美關係的影響之外，中俄與美俄關係亦將左右中國在中亞地區的趨向²⁶；總言之，中、美、俄在中亞的戰略三角關係，勢將影響中國在中亞的能源佈局。亦是後續需持續觀察與研究的方向。

中國與俄羅斯全圖



當然，美國至今還是強國，但無論是解決金融與經濟危機也好，解決反恐、去核、能源、氣候、環保、食品安全、乃至區域爭端等問題也好，他還是需要其他國家，特別是中國的合作。美國如果能正視中國崛起這個勢無可擋的事實，就應該與中國推誠相與，不要再玩兩手的「巧實力」策略，也不要再在台灣、西藏、釣魚台、南海玩那些明眼人一看就穿的老把戲。

整體而言，各界對「中國崛起」是威脅或和平雖認知與看法不一，但經濟快速發展是不爭的事實，主要是對於內部民主化與人權

較為各國所擔心；但在中美關係與中俄關係的不同發展樣貌上，已逐漸展現於國際政治舞台的實力與高度靈活性。從中可發現，中國不論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已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凸顯中國發展之要點，係強調與周邊國家之睦鄰（政治）、富鄰（經濟）、安鄰（軍事），而訴諸非對抗性手段，並推出重視理性與和平論調，以營造和平周邊穩定環境，進而致力發展國內經濟與穩定區域安全。 🇺🇸

參考文獻

- 1 高朗，「如何理解中國崛起」，遠景基金會季刊，2006年4月第7卷第2期，頁53—92。
- 2 連弘宜，「中國對俄羅斯石油能源戰略與外交」，國際關係學報2007年7月第24期，頁51—86。
- 3 劉建飛，「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的新發展」，國際問題研究2007年10月第5期，頁1—6。
- 4 魏百谷，「中國與中亞的能源關係：合作與挑戰」，國際關係學報2008年1月第25期，頁45—74。
- 5 陳彥華，「美中關係趨向合作因素探討—地緣政治理論觀點」，國際關係學報2008年1月第25期，頁119—155。
- 6 蔡昌言、連弘宜，「中國崛起對中美與中俄關係發展之戰略意涵」，遠景基金會季刊，2008年7月第9卷第3期，頁81—127。
- 7 論壇，「歐巴馬未來對華政策及可能動變」，中共研究2008年11月第42卷11期，頁109—133。
- 8 八、韓慧林，「中共軟實力之啟發與作為」，國防雜誌98年4月第24卷第2期，頁71—79。
- 9 孟繁宇，「解構中共三戰圖謀」，空軍學術雙月刊98年10月第612期，頁35—52。

- 1 Michael Fullilove, "Angel or Dragon?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National Interest*, No. 85, September/October 2006, p.69; Jing-Dong Yuan, "Nuclear Threat Reduc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Sino-U.S. Relations," *The Journal East Asian Affairs*, Vol. 20, No. 1, Spring/Summer 2006, pp. 80-82.
- 2 Ashley J. Tellis, et al., *Measuring National Power in the Postindustrial Age*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00), Chapter 4.
- 3 保羅·甘連迪 (Paul Kennedy) 著, 張春柏、陸仍聖譯 <霸權興衰史: 1500至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 (台北: 五南出版社, 2005年), 頁589-591。
- 4 Richard Bernstein &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76.No.2, March/April 1997, p.18-33.
- 5 胡錦濤,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要堅持和平崛起—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座談會的講話>, 《新華網》, 2003年12月26日。
- 6 溫家寶, <把目光投向中國—哈佛大學演講>, 《新華網》, 2003年12月11日。
- 7 曹剛川, <中國決心以和平手段完成崛起>, 《新華網》, 2004年3月31日。
- 8 Keohane and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89.
- 9 美國政府對中國問題的決策比起以前更缺乏長遠和比較一致的策略, 請見傅高義 (Ezra F. Vogel) 訪談稿, 莽萍整理, <中國崛起與二十一世紀中美日關係>, 二十一世紀評論, 第67期, 2001年10月, 頁16-26。
- 10 有學者直接指明, 「交往政策」是美國一直以來的政策主流, 美國從未有過真正圍堵中國的思維。見張亞中、孫國祥, 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 (台北: 生智出版社, 民89), 頁329-340。
- 11 知名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 所提出。
- 12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2.
- 13 小布希打從競選美國總統時, 就一再表示不聽從中國觀點的強硬姿態。
- 14 法新社, 「錢尼: 盼與中國維持良好關係」, 中國時報, 2002年12月20日, 版13。
- 15 張亞中等著, 亞太綜合安全年報2001-2002, 前引文, 頁226。
- 16 美國國務院信息局, 2007年7月16日。
- 17 在聯合國中支持通過「第1368號」的反恐決議、發言共同反恐、凍結恐怖分子在中國資金。隨後, 中國外夜部長唐家璇會布希總統與國務卿鮑爾傳達了中國的關切, 雙方並達成了共同反恐的共識, 以及即刻開始交流有關反恐資訊與可能的軍事合作。張亞中等著, 亞太綜合安全年報001-2002, 前引文, 頁141-142。
- 18 「小布希總統在同江澤民主席舉行聯合記者會時的演講及答記者問摘要」, 美國國務院信息局, 2007年7月16日。
- 19 資料來源: 中國國家統計局。
- 20 資料來源: 美國聯邦統計局。
- 21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USA,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7, Executive Summary, p.1.
- 22 .Banning Garrett, "Strategic Straightjacket :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published in *Strategic Surprise ?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Edited by Jonathan Pollack,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Newport, R.I., 2003.
- 23 S. Z. Zhezni, *Osnovy energeticheskoi diplomatii* (能源外交之基礎), Vol. 1, p.278.
- 24 美國在中亞的利益可歸納為安全、能源與外交。Ariel Cohen, "Security, Energy and Democracy: US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Eurasianet*.
- 25 .上海合作組織一再對外宣稱對第三者並無軍事企圖, 然其頻繁的軍事演習 (2003年在哈薩克、2005年在26 中國, 最近一次聯合軍演於2007年在俄羅斯舉行), 雖以反恐為名, 仍引起美方關注。
- 26 Xiaojie Xu, "Oil and Gas Linkages between Central Asia and China : A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 p.22-23.